

《坐楼杀惜》

主要角色

宋江：老生

阎惜姣：花旦

阎婆：老旦

情节

宋江为郓城县书吏，昵土娼阎惜姣，为营乌龙院以居其母女，给衣食。宋江有徒张文远，性佻健，喜冶游，常乘间入院，与阎惜姣言笑取乐。阎惜姣亦爱张文远年少风流，遂与之通。久之，乐张文远而厌宋江。人言啧啧，宋江有所闻，责阎惜姣忘恩负心。阎惜姣不服，反唇相讥，宋江大受奚落。宋江在郓城，常勾结梁山盗晁盖等，私相往还。一日，晁盖遣刘唐至宋江处下书赠金，宋江藏书金于招文袋。夜宿乌龙院，黎明即匆匆出门。至中途，忽悟招文袋遗失在院，大惊，急回院搜索不得，意必为阎惜姣所匿。问之，阎惜姣直认不讳。宋江哀恳再三，许尽与其金，而求将书掷还。阎惜姣掉头不允，逼宋江亲立笔据，许与张文远来往，不准宋江再来院。宋江不得已允之。立据后，阎惜姣谓盗书当呈县令，论宋江当堂领取。宋江急甚，苦求不已，而阎惜姣置若罔闻。宋江怒不可遏，遂拔刀刺死阎惜姣，取书而去。阎婆见女为宋江所杀，即控宋江于县。县令稔知宋江为人诚实宽厚，欲偏袒之。无奈张文远伤其所欢横罹惨酷，欲为之伸雪，坚执宋江罪，并嘱阎婆上控，以胁县令。县令乃科宋江以误杀罪，流至江州。后张文远为阎惜姣活捉去，亦不得善终云。

根据《戏考大全》整理

【第一场】

(宋江上。)

宋江 (西皮摇板) 出门只见红日下，
玉兔明亮甚潇洒。
(白) 卑人宋公明。自从那日离了乌龙院，与惜姣吵闹，永不到她处，这且不言。今日诸位贤弟，邀我衙前议论，不知为了何事？不免衙前走走。
(西皮摇板) 丈夫休要变心意，
岂能叫那妇人欺。

(宋江下。)

【第二场】

(阎婆上。)

阎婆 (念)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白) 老身妈儿娘。只因女儿惜姣，性情不好。这几日也不见宋大爷到乌龙院中走走。我不免到大街之上，找寻找寻便了。
(二黄摇板) 行至大街四下看，

(宋江上。)

阎婆 (二黄摇板) 只见大爷宋三郎。
(白) 哎呀呀，这倒巧得很。偏偏遇见着了。
啊，宋大爷，请回，请回。
宋江 (白) 哦，我道是谁，原来是妈儿娘。少陪了，少陪了，改日再见！

(阎婆拉住宋江。)

阎婆 (白) 宋大爷，回来回来！不要走！我这有话讲。
宋江 (白) 有话改日再谈，我衙前有事，不要这样拉拉扯扯，被旁人看见，像什么样儿？
阎婆 (白) 你等一等，不要走，我有话说。
宋江 (白) 你有什么话，快说！
阎婆 (白) 宋大爷为何这几日不到乌龙院走走？
宋江 (白) 我衙前有事，无有工夫。

阎婆 (白) 我那女儿在那里想你。
 宋江 (白) 我怕她不是想我吧！
 阎婆 (白) 暖，她想的是你！你随我走哇！
 (阎婆拉宋江走。)
 宋江 (白) 你不要拉拉扯扯！
 阎婆 (白) 走哇，走哇！
 (阎婆拉宋江同进门。)
 阎婆 (白) 吓，宋大爷，你在此请坐，我叫我女儿下来。
 宋江 (白) 你不要叫她，我就要走。
 阎婆 (白) 你不要走哇，待我叫她下楼。
 吓，儿啊！
 阎惜姣 (内白) 什么事？
 阎婆 (白) 三郎来了，快些下楼来吧！
 阎惜姣 (内白) 哪一个三郎？
 阎婆 (白) 是你心腹上的三郎！
 阎惜姣 (内白) 哪一个心腹上的三郎？
 阎婆 (白) 你不要管他哪一个，你下楼来便明白了。
 阎惜姣 (内白) 母亲问他这几日为何不到乌龙院走走？快将他罚跪庭前。等女儿梳洗一毕，再来发放。
 阎婆 (白) 哦，是了。
 啊，宋大爷，我的女儿将你怪了下来。
 宋江 (白) 怪我何来？
 阎婆 (白) 她说道：这几日为何不到乌龙院走走？将你罚跪庭前。梳洗一毕，再来发放。
 宋江 (白) 只怕不是想我吧！
 阎婆 (白) 她是想你。我来看看她梳洗完了没有。
 啊，女儿，梳洗完了没有？
 阎惜姣 (内白) 梳洗完了。
 阎婆 (白) 下楼来吧！
 阎惜姣 (内白) 来了！
 (内二黄平板) 忽听三郎到来临，
 (阎惜姣上。)
 阎惜姣 (二黄平板) 轻移莲步下楼行。
 (阎惜姣下楼。)
 阎惜姣 (二黄平板) 我这里上前来观定，
 (宋江、阎惜姣对看，阎惜姣作气恼状。)
 阎惜姣 (二黄平板) 抬头只见对头人。
 (阎惜姣将椅搬开，独自坐。)
 阎婆 (白) 宋大爷，我女儿下来了，你上前说几句。
 (宋江推阎婆。)
 宋江 (白) 要去你去，我是不去！
 阎婆 (白) 哦呦，说两句话，也就完了，这样推推撞撞。你不去，我叫我的女儿来。
 啊，儿呀，你去与宋大爷说上几句。
 (阎惜姣推阎婆。)
 阎惜姣 (白) 要去你去，我是不去！
 阎婆 (白) 他二人俱是一样的脾气。我再叫宋大爷去。
 啊，宋大爷，若要好，大让小。她小你大，说两句好话，也就完了。
 宋江 (白) 我是不去！
 阎婆 (白) 你去吧！
 (宋江使劲推阎婆。)
 宋江 (白) 太啰嗦了！
 阎婆 (白) 不去拉倒！你一推，她一撞，把我推个三长两短，看你们怎样得了！
 啊，儿啊，想我母女二人，吃的是宋大爷的，穿的是宋大爷的，你若不去，叫我怎么样呢？来来来！

(阎婆一手拉阎惜姣，一手拉宋江。)

阎婆 (白) 啊，宋大爷，请到楼上去。

宋江 (白) 我是不去。

阎婆 (白) 你来呀！
(二黄平板) 今日里好比七月七，
牛郎、织女会佳期。

(阎婆、宋江、阎惜姣同上楼。)

宋江 (白) 我走，我走！

阎婆 (白) 不要走，不要走！

阎惜姣 (白) 我走，我走！

阎婆 (白) 暖，你也不要走！你二人坐在这里，我去拿茶来。

(阎婆出门，锁门。)

阎婆 (白) 我将门儿倒扣，怕你二人不说话。

(阎婆下楼，下。宋江、阎婆对看，作气状。阎惜姣睡。)

宋江 (白) 我说不来，我倒又来了。哦，我好悔也！

(【起初更鼓】。)

宋江 (二黄平板) 听谯楼打罢了初更时分，
忽然想起狗贱人。
我本当将她来搂抱，
(白) 暖！
(二黄平板) 公明岂是下贱人，啊，下贱人。

(【起二更鼓】。)

阎惜姣 (白) 呀！
(二黄平板) 听谯楼打罢了二更时分，
那一旁坐定了有情之人。
我这里上前来将他搂抱，
(白) 暖！
(二黄平板) 我惜姣岂是那下贱之人，暖，下贱之人。

(【起三更鼓】。)

宋江 (白) 暖！
(二黄平板) 三更三点月正明，
越思越想越愁人。
这里一刀要你的命，

(宋江取刀，作刺状，收起。)

宋江 (白) 暖！
(二黄平板) 大丈夫做事三思而行，啊，三思而行！

(【起四更鼓】。)

阎惜姣 (白) 呀！
(二黄平板) 听谯楼打罢了四更时分，
惜姣起下杀人心。
我这里将他来刺死，

(阎惜姣取剪刀，作刺状，收起。)

阎惜姣 (白) 暖！
(二黄平板) 惜姣做事要三思行，暖，要三思行！

(【起五更鼓】。)

宋江 (白) 天也明亮，她还睡在那里。待我走了吧！

(宋江开门，口袋落地，宋江没有留意，下楼。)

宋江 (白) 我真的不来了！

(宋江下。阎惜姣醒。)

阎惜姣 (白) 他走了，待我回床睡觉去！

(阎惜姣看口袋，拾起。)

阎惜姣 (白) 这是什么东西？原来是个讨饭的叫化袋！

(阎惜姣伸手进去摸。)

阎惜姣 (白) 这是一锭金子，待我收下。还有书信一封，待我看来：
“上写梁山晁盖拜……”
啊哟，慢着！闻听人说，宋江私通梁山。宋江啊，宋江，无有此事便罢；若有此事，这就是你的对头到了！

(阎惜姣睡。宋江急上。)

宋江 (白) 走啊！啊哟且住！适才我从乌龙院走后，失落黄金、书信。这黄金事小，信若被人拾去，我的性命难保！

(宋江急。)

宋江 (白) 啊呀且住！我不免去到乌龙院寻找便了！
(宋江进门，寻找不到，呆，做出门时各种姿势，发急，起。)

宋江 (白) 啊呀！
(宋江走向阎惜姣。)

宋江 (白) 啊，阎大姐醒来！
(阎惜姣醒。)

阎惜姣 (白) 宋大爷，你不是走了么？
宋江 (白) 不错，我是走了，又回来了。
阎惜姣 (白) 你回来干什么来了？
宋江 (白) 我失落一样东西，大姐可曾看见？
阎惜姣 (白) 不错，看见了。不是一只叫化袋么？
宋江 (白) 是是，一只叫化袋，快快把还与我。
阎惜姣 (白) 拿去！
(阎惜姣将袋掷在地下，宋江连忙拾起，摸带内。)

宋江 (白) 啊，大姐，里面还有一锭黄金。
阎惜姣 (白) 黄金我收下了。
宋江 (白) 本是送与大姐买花儿戴的。
阎惜姣 (白) 谢谢你！
宋江 (白) 啊，大姐，里面还有一样东西，可曾看见？
阎惜姣 (白) 敢是书信？
宋江 (白) 暖，不错，把还与我。
阎惜姣 (白) 你的书信上面写的什么言语？
宋江 (白) 没有什么言语。
阎惜姣 (白) 好呀，你私通梁山！
宋江 (白) 呀，大姐不要说出口来！快快把还与我！
阎惜姣 (白) 你要书信却也不难，要依我一桩事情。
宋江 (白) 什么事？
阎惜姣 (白) 你写封休书把我休了。
宋江 (白) 我宋江一不休妾，二不卖子，写的什么休书？
阎惜姣 (白) 你不写，我走了！
宋江 (白) 你到哪里去？
阎惜姣 (白) 我睡觉去！
宋江 (白) 我与你写。
阎惜姣 (白) 你与我写！
宋江 (白) 啊，大姐，无有纸笔墨砚，写不成了。
阎惜姣 (白) 你来看，这不是么？
宋江 (白) 啊，阎大姐，你早有此心么？
阎惜姣 (白) 早有此心。
宋江 (白) 我与你写！
(宋江拿笔欲写。)

宋江 (白) 怎样写法？
阎惜姣 (白) 我说你写。
宋江 (白) 你且讲来。
阎惜姣 (白) “立休书人宋江休妻阎惜姣，”
宋江 (白) 慢来，不得“休妻”，乃是“休妾阎惜姣”。

阎惜姣 (白) “任凭再嫁张……”
 宋江 (白) “张”什么? 还是“立早”, 还是“弓长张”?
 阎惜姣 (白) 被他把我问住了。我说出口来, 还怕他不成?
 “任凭改嫁张文远”!
 宋江 (白) 呀! 张文远是我的小徒, 你为何私通与他?
 阎惜姣 (白) 你写不写?
 宋江 (白) 我不写!
 阎惜姣 (白) 你不写, 我走了!
 宋江 (白) 哪里去?
 阎惜姣 (白) 睡觉去!
 宋江 (白) 我与你写!
 (宋江写。)
 宋江 (白) 拿去!
 阎惜姣 (白) 拿来!
 (阎惜姣看。)
 阎惜姣 (白) 这不成!
 宋江 (白) 要怎样写呢?
 阎惜姣 (白) 要你打上手模足印。
 宋江 (白) 呀! 我宋江一不休妾, 二不卖子, 打的什么手模足印!
 阎惜姣 (白) 你不打, 我是走了!
 宋江 (白) 你往哪里?
 阎惜姣 (白) 睡觉去!
 宋江 (白) 我与你打。
 阎惜姣 (白) 你与我打!
 (宋江打手模足印。)
 阎惜姣 (白) 拿来!
 宋江 (白) 慢来, 你将书信把还与我。
 阎惜姣 (白) 我还逃得脱你的手么?
 宋江 (白) 我谅你逃不出我手! 拿去!
 (阎惜姣接休书, 看。)
 阎惜姣 (白) 告辞了!
 宋江 (白) 你又去睡觉!
 阎惜姣 (白) 我去睡去!
 宋江 (白) 书信把还与我的好!
 阎惜姣 (白) 书信不能在这里还你!
 宋江 (白) 哪里还我?
 阎惜姣 (白) 郓城县堂上还你!
 宋江 (白) 我来问你, 郓城县是狼?
 阎惜姣 (白) 不是狼!
 宋江 (白) 是虎?
 阎惜姣 (白) 不是虎!
 宋江 (白) 吞吃我宋江?
 阎惜姣 (白) 虽不是狼虎, 你也要怕他三分!
 宋江 (白) 还是把还我的好!
 阎惜姣 (白) 近前来!
 (宋江走上, 阎惜姣打宋江嘴巴。)
 阎惜姣 (扑灯蛾) 开言骂宋江,
 私通那梁山!
 你要我的书和信,
 随我去见官!
 (宋江气, 欲动手打阎惜姣。)
 宋江 (扑灯蛾) 大骂阎婆惜,
 你敢把我宋江欺!

劝你把还我书和信，
 (白) 哼哼！
阎惜姣 (白) 你还打我？
宋江 (白) 我还打不得你！
 (宋江拔刀。)
阎惜姣 (白) 你敢杀我？
宋江 (白) 噫！
 (宋江刺死阎惜姣，搜出书信，藏身上。)
宋江 (白) 待我叫妈儿娘来。
 妈儿娘快来！
 (阎婆上。)
阎婆 (白) 宋大爷，你起来得早。
宋江 (白) 你女儿性情不好。
阎婆 (白) 看在我的分上。
宋江 (白) 看在你的分上，我将她杀死了！
阎婆 (白) 现在哪里？
宋江 (白) 在这里！
 (阎婆抚阎惜姣哭。)
阎婆 (哭) 啊呀儿啊！
宋江 (白) 不许你哭！尸首搭下去！
 (阎惜姣下。)
阎婆 (白) 看在老身分上，赏她棺木一口。
宋江 (白) 这有十两纹银，你去办来。
阎婆 (白) 不知路径。
宋江 (白) 随我来！
 (宋江、阎婆同下楼，同出门。阎婆两边张望。)
阎婆 (白) 宋江杀人了！
 (阎婆打宋江嘴巴，宋江拖阎婆同下。)
 (完)